

《尔雅翼》校点本校点献疑三十八则

陈波先

(豫章师范学院 人文系, 江西 南昌 330103)

摘要: 黄山书社 2013 年版《尔雅翼》校点本有可待献疑之引文失误、句读误断及漏加逗号计三十八则。对此三十八则可待献疑之处, 文中运用了文献查证法、异文互校法一一辨析之, 期与校点者及方家共同探讨。

关键词: 尔雅翼; 校点本; 标点; 断句

中图分类号: H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5639 (2018) 02 - 0055 - 06

DOI: 10. 14091/j. cnki. kmxyxb. 2018. 02. 009

On the Thirty - eight Emendation in the Revised Version of *Er Ya Yi*

CHEN Boxian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Yuzh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China 330103)

Abstract: Thirty - eight errors are found in the revised version of *Er Ya Yi* by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 in 2013 such as the quotations, punctuations and commas. Some approaches are used for the errors to analyze with other scholars including documents verification and mutual proofing of different versions.

Key words: *Er Ya Yi*; revised version; punctuation; sentence reading

《尔雅翼》是一部名物训诂专著, 南宋罗愿(1136—1185)所撰。该书分《释草》八卷、《释木》四卷、《释鸟》五卷、《释兽》六卷、《释虫》四卷、《释鱼》五卷, 共三十二卷, 所释名物计四百一十八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考据精博, 而体例谨严, 在陆佃《埤雅》之上”。石云孙先生校点的《尔雅翼》于 1991 年由黄山书社初版(安徽古籍丛书之一), 时隔 22 年后的 2013 年由黄山书社再版。此次再版“增损改字词近三十处, 改正标点二十来起”^[1], 还在全书标上专名号。该再版本因其质量上乘, 备受学界重视。但由于《尔雅翼》一书名物众多、引证广博、事件错综, 故难免会出现一些引文失误、句读误断及漏加逗号。因此, 笔者不揣浅陋, 针对校点本中可待商榷的三十八则失误之处特提出来向校点者及方家请教, 倘或能稍

有裨益于《尔雅翼》的校点整理, 则幸甚。兹将《尔雅翼》校点本中可待商榷之处分析如下。

一、引文失误

(一) 当为引文而不引

1. 《释草三·燕支》: 燕支, 本非中国所有, 盖出西方。染粉为妇人色, 谓为燕支粉。习凿齿《与谢侍中书》曰: “此有红蓝, 北人采取其花作烟支, 妇人妆时作颊色, 用如豆许, 按令偏颊, 殊觉鲜明。”匈奴名妻阏氏, 言可爱如燕支也。故匈奴有烟支山。……崔豹《古今注》曰: “今人以重绛为烟支, 非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自为红蓝尔。”旧说赤白之间为红, 即今所谓红蓝也。(第 42 页^①)

收稿日期: 2017 - 09 - 18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16 年度项目“两宋雅书校点本校点献疑”(YY162013)。

作者简介: 陈波先(1985—), 男, 江西余干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汉语训诂学研究。

①为了使读者知晓文句的出处, 特在每文句后括出该句在《尔雅翼》校点本中的页码, 下同。

按：此段有两处引文不妥：一是清代严可均辑之《全晋文》卷一百三十四载《与谢侍中书》：“此有红蓝，足下行知之否？北人采取其花染绯黄，按其上英鲜者作烟支，妇人妆时作颊色。作此法大用如小豆许，案令偏颊，殊觉鲜明，可爱。吾小时再三遇邮燕支，今日始红蓝耳，后当为足下致其种。匈奴名妻阏氏，言可爱如烟支也。阏字音烟，氏字音支，想足下先亦作此读《汉书》也。”罗愿引用时，不忠于原文，但“匈奴名妻阏氏，言可爱如烟支也”句宜移入引号之内。二是《古今注·草木第六》载：“今人以重绛为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所染，自为红蓝尔。旧谓赤白之间为红，即今所谓红蓝也。”由此观之，“旧说赤白之间为红，即今所谓红蓝也”亦宜移入引号之内。

2. 《释草六·蓐蓐》《异苑》曰：“若欲掘取，嘿然则获，唱名便不可得。”人有植之者，随所种之物而象之。（第76页）

按：南朝宋刘敬叔之《异苑》卷二载：“薯蓣，一名山芋，根既可入药，又复可食。野人谓之土蓐。若欲掘取，默然则获，唱名者便不可得。人有植者，随所种之物而像之也。”^[2]此观之，“人有植之者，随所种之物而象之”句当移入引号之内。

3. 《释草七·苏》：苏，桂荏。郭氏曰“苏，荏类”，故名桂荏^①。（第94页）

按：“故名桂荏”亦郭璞注《尔雅》“苏，桂荏”所言，应移入引号之内。

4. 《释草八·匏》：河汾之宝，有曲沃之悬瓠焉。邹鲁之珍，有汶阳之孤篠焉。良工取以为笙。崔豹《古今注》曰：“匏，瓠也。”壶庐，匏之无柄者也。瓠有柄曰悬瓠，可为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用则漆其里。（第100页）

按：“壶庐，匏之无柄者也。瓠有柄曰悬瓠，可为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用则漆其里”亦《古今注·草木第六》原文，当移入引号之内。

5. 《释草八·蕹》：蕹，蕹。郭璞曰：“今茼蒿也。”叶似荏，方茎白华，华生节间，全似杜天麻而不生横枝。（第102页）

按：“叶似荏，方茎白华，华生节间”亦郭璞注《尔雅》“蕹，蕹”所言，应移入引号之内。

6. 《释木四·楮》：楮，櫟也。《草木疏》

云“节中肿，似扶老，即今灵寿”是也。今人以为马鞭及杖，弘农郡北山甚有之。（第148页）

按：“是也。今人以为马鞭及杖，弘农郡北山甚有之”亦是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之原文，当移入引号之内。孔颖达疏《诗·皇矣》“其柎其楮”之“楮”时亦引陆玑此句。

7. 《释鸟二·鸚》：《淮南鸿烈》曰：“男子植兰，美而不芳。继子得食，肥而不泽。”情不相与往来也。（第174页）

按：《淮南子·缪称训》载：“男子树兰，美而不芳。继子得食，肥而不泽。情不相与往来也。”据此，“情不相与往来也”当移入引号之内。

8. 《释兽四·狐》：又汉敦煌郡，杜林以为古瓜州，颜师古曰：“即《春秋传》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其地今犹出大瓜，长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说文》云：“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后，死则丘首。”《管子》云：“代出狐白之皮。”狐白应阴阳之变，六月而壹见。九尾狐，文王得之，东夷归焉。（第263页）

按：此段文字有两处引文不妥和一处标点失误：一是颜师古之言覆盖不全。《汉书·地理志》：“县六：敦煌，中部都尉治步广候官。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莽曰敦德。”颜师古注：“即《春秋左氏传》所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其地今犹出大瓜，长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据此，“其地今犹出大瓜，长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当移入引号之内。二是“狐有三德”后的逗号宜改为冒号。狐有三德，分别是：其色中和，符合中庸之道；小前大后，符合尊卑秩序；死则丘首，是不忘根本。使用冒号有总括“其色中和，小前大后，死则丘首”三德的作用^[3]。三是《管子》的引文。《管子·轻重戊》载：桓公问于管子曰：“代国之出，何有？”管子对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贵买之。”管子曰：“狐白应阴阳之变，六月而壹见。公贵买之，代人忘其难得，喜其贵买，必相率而求之。”由此观之，“狐白应阴阳之变，六月而壹见”亦《管子》原文，但与“代出狐白之皮”各为句，故宜在“狐白应阴阳之变，六月而壹见”句独自加引号，亦符合校点本不相连贯的两句各自加引号的原则。

9. 《释虫四·蜩》：蜩，寒蜩。郭璞曰：

①《十三经注疏》之《尔雅注疏》作：郭璞注：苏，桂类。故名桂荏。

“寒蜚也。”似蝉而小，青色，引《月令》“寒蝉鸣”，与《诗》鸣蜩不同者，《夏小正》云“五月蟪蛄鸣，七月寒蝉鸣”，是其异也。（第322页）

按：“似蝉而小，青色”亦郭璞注《尔雅》“蜺，寒蜩”所言，应移入引号之内。

（二）不为引文而误引

1. 《释草八·苜蓿》：《汉书·西域传》亦曰：“罽宾国有目宿，大宛马嗜目宿，武帝得其马。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益种离官馆旁。”然不言所携来使者之名。《博物志》曰：“张骞使西域，得蒲陶、胡葱、苜蓿，盖以汉使之中，骞最名著，故云然。”（第105页）

按：晋张华《博物志》卷六《物名考》载：“张骞使西域还，得大蒜、番石榴、胡桃、胡葱、苜蓿、胡荽。”据此，“盖以汉使之中，骞最名著，故云然”非《博物志》原文，宜移出引号之外，是为罗愿所述，与上文之“然不言所携来使者之名”句相呼应。

2. 《释木二·橘》：《禹贡》“扬州，厥包橘柚锡贡”，言锡而贡之。（第131页）

按：《禹贡》此句在同卷的“柚”条中亦出现。校点本《释木二·柚》：“《禹贡》：扬州‘厥包橘柚锡贡’。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也。”校点者将“扬州”移出“厥包橘柚锡贡”的引号之外，是也。

3. 《释鸟三·鹖》：说者曰：鹖，水鸟。天将雨则鸣，故知天道者冠焉，其冠前圆，一谓之圆冠。《礼记》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絢。”《庄子》亦云：“冠圆冠者知天时，履句屨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此鲁国之儒服也。”（第181页）

按：《庄子·田子方》载：“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屨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据此，“此鲁国之儒服也”非《庄子》原文所有，盖为罗愿释《庄子》文意，当移出引号之外。

4. 《释鸟四·服翼》：《新序》曰：“黄鹄白鹤，一飞千里，使之与燕服翼试之堂庑之下，庐室之间，其便未必能过燕服翼也。盖燕昼飞，服翼夜动，皆工于室中盘旋者。”（第195页）

按：“盖燕昼飞，服翼夜动，皆工于室中盘旋者”非刘向《新序·杂事第五》闾丘邛所言，而是罗愿述《新序》“其便未必能过燕服翼也”之由，当移出引号之外。

5. 《释虫一·蠋》：《淮南》曰：“蠋蚕一岁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为其残桑也。离先稻熟，而农夫耨之，不以小利伤大获也。至以后世，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锦，吴人且以为美谈。”（第292-293页）

按：“至以后世，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锦，吴人且以为美谈”非《淮南子·泰族训》文，当移出引号之外。

二、句读误断

1. 《释兽五·闾》：闾，如驴一角，或曰如驴而歧蹄。（第275页）

按：《山海经·北山经》“其兽多闾、麋”郭璞注：“闾即羴也，似驴而歧蹄，角如羴羊，一名山驴。”羴羊一角^①，与闾一角同；而驴无角，有两耳，故“如驴一角”宜断成“如驴，一角”。

2. 《释兽五·驼》：负物至千斤，日行三百里。凡欲捧载，辄先屈足受之。……性能知水源，自燉煌往外国者多乘之。涉流沙千余里中，无水时，有伏流处，驼独知之。……又青海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有热风，伤斃行旅。……其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者曰明驼，能行千里。（第275-276页）

按：该段有两处标点不妥。一是“涉流沙千余里中”之“中”当下读，是“中途”之义，作“无水”的主语；“无水时”之“时”亦宜下读，作“有伏流处”的时间状语。《博物志》卷八《史补》载：“自燉煌西涉流沙往外国，沙石千余里，中无水，时则有沃流处，人莫能知，皆乘骆驼。”可佐证“中”当下读。又下文之“流沙数百里”与“流沙千余里”相对而言，亦可佐证之。二是“其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者曰明驼”之“屈足”当上读，“屈足”是描写骆驼卧地之状，与上文“辄先屈足受之”之“屈足”同义。“漏明”是“明驼”的别名，《埤雅·释兽·驼》之“漏明则行千里”与该段之“漏明者曰明驼，能行千里”所述义同。

^①《康熙字典·鹿部》：“羴，……《寰宇志》安南高石山中出羚羊，一角，極堅，能碎金石。”

3.《释兽六·鼠》：鼠，盗窃小虫。夜出昼匿穴，虫之黠者。其种类至多。穴于寝庙，畏人故也。然管仲称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以喻君之左右，鼠则一耳，惟其所处，故太仓之鼠，饱食而不惊；厕下之鼠，秽食而畏人，李斯所以发愤也。（第285页）

按：“鼠则一耳”之“鼠”宜上读，作“左右”的中心语，“耳”为陈述语气词。若依校点本“鼠则一耳”为句，“耳”可作实词“耳朵”义解，那么“鼠则一耳”于义未安。从上文观之，“君之左右鼠”与“社鼠”同，不可得杀，故罗氏说“则一耳”。从下文观之，“君之左右鼠”与“太仓之鼠”“厕下之鼠”亦同，是因为它们“所处位置”的缘故，故罗氏说“则一耳”。

4.《释兽六·鼯》：鼯与伏翼皆鼠类，而《尔雅》在《释鸟》中，以其有肉翼也。鼯状如小狐，翼大率如服翼翅，尾项肋毛紫赤色，背色苍艾，腹下黄，喙颌杂白，脚短爪长，尾三尺许。（第286-287页）

按：“翼大率如服翼翅”之“翅”宜下读，“翼”作主语，宾语承主语省略“翼”。《尔雅·释鸟》“鼯鼠，夷由”郭璞注：“状如小狐，似蝙蝠肉翅。翅尾项肋毛紫赤色，喙颌杂白，脚短爪长，尾三尺许。”又《埤雅·释虫·鼠》：“鼯鼠，……肉翅，翅尾项肋毛皆紫赤色。”皆可参证。

5.《释兽六·鵲》：鸟鼠同穴之中，渭水出焉。……案此鼠在内，鸟在外，则似不为牝牡。《管子》曰：“楚人攻宋郑，烧燔燿焚郑地，使城之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其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穴。”是不为牝牡之义也。（第287页）

按：“雌雄居室”之“雌雄”当上读，作“丧”的宾语，与上文之“城坏不复筑”“屋烧不复葺”义合，楚人攻宋郑就是为了使宋郑人丧失男女之偶。又“雌雄居室”之“居室”宜下读，作“如鸟鼠处穴”的主语，正因宋郑人丧失男女之偶，故像鸟鼠不同穴一样，单独居住。

6.《释虫一·蜃》：其说云，凡蚕再养者，前辈皆谓之珍，少养之，而蛭蚕与爱珍二色。候蛭珍三月既绩，出蛾取卵；七八月便割。蚕生多养之，是为蛭蚕，若取藏甕中，亦可十纸百纸。盖覆器口，安冷水，使冷气析其出势，

仅得三七日，然后割生，养之为爱珍，然则盖一类耳。（第293页）

按：“蚕生多养之”之“蚕生”当上读，“蚕生”是“（便）割”的结果；“多养之”为一句读，与上文的“少养之”对文。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五《种桑柘第四十五·养蚕附》有：“‘爱蚕’者，故蛭蚕种也。蛭珍三月既绩，出蛾，取卵，七八日便剖卵蚕生。多养之，是为‘蛭蚕’。”可为参证。

7.《释虫一·蜀》：古人有言，蓼虫不知徙乎葵菜，今蜀食葵之甘，故其体肥大。亦食于藿，《广志》曰：“藿蠋有五色者。槐香蠋五采，有角甚臭。”（第294页）

按：“藿蠋有五色者”之“有五色者”宜下读，“五色者”作“槐香蠋”的修饰语，是藿蠋的一种。正因槐香蠋五色，故以“五采”描述之。《广志》此句的句读宜为：藿蠋，有五色者槐香蠋，五采、有角、甚臭。

8.《释虫二·螳螂》：昔之鼓琴者，见螳螂方向鸣蝉，将飞未去，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弦者耸然，恐螳螂失之也。（第303-304页）

按：“见螳螂方向鸣蝉”之“鸣蝉”宜下读，作“将飞未去”的主语。《埤雅·释虫·螳螂》之“（螳螂）捕蝉而食，执木叶以自蔽，蝉将去而未飞，为之一前一却”可为佐证。

9.《释虫三·果羸》：果羸，即细腰黑蜂也。……唯陶隐居云：“今一种黑色，腰甚小，衔泥于人壁及器物边作房，如并竹管，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余枚满中，仍塞口以拟其子，大为粮也。其一种入芦竹管中者，一名果羸，亦取草上青虫，《诗》之‘螟蛉有子，果羸负之’，言细腰无雌，皆取青虫教祝，便变成己子，斯为谬矣。造诗者乃可不察，未审夫子何为因其僻耶？”（第313页）

按：“仍塞口以拟其子”之“以拟其子”宜下读，因为“拟”是“粮”的谓语；“其子”与“粮”为领属关系。“以拟其子大为粮”是指果羸把捕取的青蜘蛛打算作为己子成长的口粮。

10.《释鱼一·鲙》：长老言王鲙之鱼由南方来，出此穴中。入河水见日，目眩浮水上，流行七八十里，钓人见之，取以献天子，用祭。或曰，鲙鱼出海，三月从河上来。今巩县东洛度北崖上山腹穴，旧说此穴与江湖通，鱣、鲙从此穴而来入河。（第332页）

按:“入河水见日”之“入河水”当上读,“日见”当下读。“出此穴中入河水”与下文之“从此穴而来入河”对文。又“见日”与“目眩”是因关系的紧缩句,不当断开,《埤雅·释鱼·鲋》作“见日而目眩”可为佐证。

11.《释鱼一·鰕》:鰕,鰕鲢鱼也。(第333页)

按:鰕、鰕、鲢一物三名。陆玕《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下:“鰕,其头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谓之鲢,或谓之鰕。”据此,该句宜断为:鰕,鰕,鲢鱼也。

12.《释鱼一·鰕》:鰕鱼,目中赤色一道横贯瞳,鱼之美者。……食螺蚌多,祇独行,亦有两三头同行者。(第334-335页)

按:“食螺蚌多”之“多”宜下读,作“独行”的状语;“食螺蚌”为一句读。鰕鱼“食螺蚌”又见于本书《释鱼一·鰕》“今鰕惟食草,鰕食螺蚌,鰕乃食鰕矢,则宜其味之不美尔”。“多祇独行”与下句“亦有两三头同行者”句义相承。

13.《释鱼二·鰕》:“鰕,皮有文,出乐浪东暹。神爵四年初捕,收输考工。周成王时,扬州献鰕。”(第341页)

按:“神爵四年初捕”之“捕”宜下读。《说文》“鰕”下段注曰:“捕此鱼输考工者,用其皮饰器也。”可为佐证。

14.《释鱼三·鰕》:汉乘舆佩刀,黄金通身貂错,半鰕鱼鳞金漆错,雌黄室。诸侯王黄金错环,挟半鰕黑室。公卿百官皆纯黑,不半鰕。明以此为贵也。(第351-352页)

按:“诸侯王黄金错环”之“环”宜下读,与“挟半鰕”为一句。“诸侯黄金错”与上文之“黄金通身貂错”“金漆错”均指刀身。“挟”为刀把,“环挟半鰕”指刀环与刀把用鰕鱼皮为饰。“黑室”应为一句读,指刀室漆以黑。

15.《释鱼三·鲑》:鲑,生东海。正白濛濛如沫,又如凝血。从广数尺方圆,生气物也。有智识,无腹藏,无头目处所,故不知避人。(第353页)

按:若按校点本之“正白濛濛如沫,又如凝

血”的句读,则句义前后矛盾:因为同一物或“白”,或“红(凝血呈红色)”于义未安。《闽中海错疏》:“水母,一名鲑,一名蚌,海中浮沕所结也,色正白,濛濛如沫,又如凝血,纵广数尺,有知识,无腹藏,无头目、处所,不知避人,随其东西。”据此可知,“正白”是指水母的颜色(是水母上部呈伞状的部位);“濛濛如沫,又如凝血”是水母下部的丝状物,与“纵广数尺”连言。故“正白濛濛如沫,又如凝血。从广数尺方圆”宜断为“正白,濛濛如沫,又如凝血,从广数尺方圆”。

16.《释鱼三·蜮》:蜮,一名短狐,一名射工,一名谿毒。生江南山溪水中,甲虫之类也。……而《说文》称蜮“似鳖,三足,以气射害人”。孙愐亦称“蜮,短狐。状似鳖,含沙射人”。陆玕《毛诗疏》亦云:“蜮,短狐。一名射影,如龟三足,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影见水中,投入影则杀人,故曰射影。南方人欲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浊乃入。或含细沙射人,入人肌,其疮如疥。”则蜮乃是三足鳖,蜮所化为能者與?甲虫有异,姑两存之。(第353-354页)


按:“蜮所化为能者與”之“與”当下读,是连词,而非疑问语气词,故问号当删。依《尔雅翼》之通例,疑问语气词作“歟”。从上下文言之,罗氏之“姑两存之”指甲虫之蜮与三足鳖之蜮(即蜮所化)，“與”字正连接此两物。“则蜮乃是三足鳖,蜮所化为能者與?甲虫有异,姑两存之”句应宜断为:则蜮乃是三足鳖,蜮所化为能者,與甲虫有异,姑两存之。

17.《释鱼四·蜃》:蜃,大蛤也。……《天官·鳖人》:“掌取互物,以时簪鱼鳖龟蜃凡羶物,春献鳖蜃,秋献龟鱼。”盖以权刺泥中搏取之。《地官·掌蜃》:“则掌敛互物蜃物,以共圉圉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盖天官荐其味,地官致其用。……《说文》:蛤有三,皆生于海。千岁燕化为蛤,秦谓之牡厉。又云,百岁燕所化魁蛤,一名复老,老服翼所化^①。

①《说文解字·虫部》(1963年中华书局版):“蛤,唇属。有三,皆生于海。千岁化为蛤,秦谓之牡厉。又云百岁燕所化。魁蛤,一名复累,老服翼所化。”《尔雅翼》所引《说文》与中华书局版《说文》“蛤”字皆有误,因为“蛤,唇属。有三”,可从这两书所引的引文中找不出三种。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蛤字解释为:蛤,蜃属。有三,皆生于海。厉,千岁雀所化,秦人谓之牡厉;海蛤者,百岁燕所化也;魁蛤,一名复累,老服翼所化也。

(第369-370页)

按：“则掌斂互物蜃物”之“则”非《地官·掌蜃》之文，而是罗愿所说，宜移出引号之外。又《说文》“百岁燕所化魁蛤”之“魁蛤”宜下读。《尔雅·释鱼》“魁陆”邢昺疏：“即魁蛤也，见《本草》。……陶隐居注云：‘形似纺𦍇，小狭长，外有纵横文理，云是老蝙蝠化为者。’是也。”“魁蛤”与“复累”皆一物所化。

18.《释鱼五·蛇》：蛇字古但作耳，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今之字旁，加虫而变其音。(第373页)

按：“今之字旁”之“旁”宜下读。“蛇”，古作“它”，“蛇”是在“它”旁加虫后的今字。若按校点本的句读，则是“蛇”字旁再加虫字，不辞。

19.《释鱼五·蝮》：蝮，蛇之最毒者。……七八月毒盛时，啗木以泄其气，木即死。又吐口中涎沫于草木，土著人身，瘡成疮，卒难主疗，名曰蛇漠疮^①。(第374页)

按：“土著人身”之“土”宜上读。若依校点本的句读，“土”为主语，附著在人身上不可能成疮身肿。“著人身”的主语当是承上省，为（蝮蛇）涎沫。

20.《释鱼五·蝮蛭》：蝮蛭乃闻螫人必死，然未闻有中之者，特善捕蝎。《春秋考异邮》曰：“土胜水，故守宫食蠹。”宋均曰：“守宫生于土蠹，藏物，属于坎。坎，水也。俗号蝎虎。”又一种色似此而能入水，按《毛诗正义》名水蜥蜴。(第378页)

按：据《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六所引宋均注《春秋考异邮》可知，“俗号蝎虎”并非宋均所言，宜移出引号之外。又“守宫生于土蠹”断句有误，“蠹”宜下读。“蠹”即蝎，本书《释虫三·蠹》载：“《说文》曰：‘蠹，毒虫也，象形。’……今之蝎也。”宋均此句“守宫生于土。蠹，藏物，属于坎。坎，水也”是注释《春秋考异邮》“守宫，生于土；蠹，藏物，属水，故土胜水，守宫食蠹”句。

三、逗号宜加

1.《释草七·门冬》：按蔓冬有二：其一则天门冬，一名颠棘，《释草》所谓“髦颠棘”也，故郭璞注颠棘云“细叶有刺，蔓生”。(第91页)

按：《尔雅·释草》“髦，颠棘”邢昺疏：“髦，一名颠棘，一名商棘。”据此，《释草》之“髦”与“颠棘”间宜用逗号隔开以示其同物异称。

2.《释木一·梧》：《释木》称“櫟梧”，櫟者，棺之别名……。(第118页)

按：“櫟梧”当断开。邢昺疏：“櫟，一名梧。”据此可知，“櫟”的别名为“梧”，用逗号隔开“櫟”“梧”可示其同物异称。

3.《释木三·枫》：枫，似白杨，甚高大，厚叶弱枝而善摇，叶圆而岐，霜后丹色可爱。字从“风”。又《释木》“枫樛樛”，说者曰，天风则鸣，故曰樛樛。(第141页)

按：据上下文可知“枫”，又名“樛樛”，故《释木》之“枫”与“樛樛”间宜用逗号隔开以示其同物异称。

4.《释兽一·麋》：《论衡》曰：“𧢲𧢲，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𧢲之字或作𧢲𧢲，麋之字或作𧢲𧢲，𧢲，通作豸。唐开元二十年，有一角兽肉角，当顶白毛上捧，识者以为𧢲豸。(第217页)

按：“𧢲”“𧢲”两字是“𧢲”的异体字；“𧢲”“豸”两字是“麋”的异体字。为了使读者明晓“𧢲”“𧢲”“𧢲”与“𧢲”“豸”“麋”的关系，宜在“𧢲”“𧢲”与“𧢲”“𧢲”间用顿号隔开。

[参考文献]

- [1] 罗愿. 尔雅翼 [M]. 石云孙, 校点. 合肥: 黄山书社, 2013: 386.
- [2] 刘敬叔. 异苑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11.
- [3] 陈波先. 《埤雅》校点本校点商榷续十八则 [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 2017, 37 (3): 97-100.

^①《本草纲目》“蝮蛇”条引陈藏器曰：“七八月毒盛时，啗树以洩其毒，树便死。又吐涎沫于草木上，著人成疮身肿，名曰蛇漠疮。”《尔雅翼》作“草木土”，《本草纲目》引作“草木上”，但从上文来看，作“草木上”为是。